

# 秋绪绵长

□司马小萌



过去喜欢唱,现在喜欢听——谭咏麟那首《爱在深秋》。曲,悠悠;词,凄切。情浓中的无奈,无奈中的依恋,依恋中的冷静,冷静中的坚强……必须用粤语演唱才够味。

著名京味作家老舍说:“秋天一定要住北平。天堂是什么样子,我不晓得,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,北平之秋便是天堂。”

口气很大。

都知道,北平就是北京。

我出生在广州,但九岁就来北京了。南娃随父母北上,无可奈何,立场必须坚定。于是若干年后,出现了一个“改造”成功的范例:对南方的湿热,叫苦不迭;而对北方的干燥,习以为常。当南来的朋友,直呼“风干气燥”,动辄流鼻血,我却一副天子脚下“大不吝”的模样:“挺好哇,挺好哇!”

比较南方的湿润,京城扬尘天气较多,每天不开窗,地面仍会落上薄薄一

层灰。楼上住的闺蜜小夏,每天“洗刷刷,洗刷刷”,没完没了拖地;另一闺蜜小孙,三天两头搓出百元大票,请家政全面打扫卫生。而我,视而不见。悠闲自得,快活得像鸟儿一样。

环境改造人,适者生存。

秋风瑟瑟。小区的叶,红了。红得如此热烈,极像我们的心。某君有诗一首,题目:《睡在一片树叶上》。浪漫得如此走心,以至于,我只记住这一句。

俺们体积有点大,断然睡不上去。但思绪,可以附在树叶上,随风飘飘洒洒,能走多远走多远,直至与大地融为一体。

小区里,邻居们瞄着黄栌和红叶,“咔嚓”不停;电视中,满山遍野的游客,人,从,众。接受秋的召唤,感受秋的魅力,摩肩接踵,此起彼伏。

春,有“春心萌动”;秋,有“秋意阑珊”。秋思秋情秋绪,显然比春思春情春绪,更含蓄,更深沉。面对即将到来的萧条,那种转瞬即逝的辉煌,带着一种淡淡的悲壮,成熟得一脸“高原红”。

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,并非一种情感的结束。冬三月,大把时间,让你反思,让你发酵,让你沉淀。“明日会更好”。带着无限憧憬,向未来三鞠躬。

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,抑或又是一种情感的结束。就像谭咏麟的《爱在

深秋》:“有日,让你倚在深秋回忆,别去的我在心头,回忆,在这一刻的你,也曾泪流……”真不知,世间有哪种感情,能够克服万难,永恒不老。

兀自多情,兀自感伤。人类的脆弱,正好借着秋意发挥。

其实,爱了,就爱了吧,无需多虑;别了,就别了吧,无需遗憾。

据说,有个星球与地球相似度百分之九十几。一年有385天,也围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。大气成分、运转周期,也和地球非常相似。它的表面,还可能存在液态水。它叫开普勒-452b,直径是地球的1.6倍,体积是地球的6倍。

可惜,离我们实在太远太远了。只能向着天边,向着太空,自作多情地挥洒我们的关切。

知道天边有个你。这,也许够了……七荤八素说了这么多。突然想起,这是一篇议论秋天的文章。于是,弱弱地问:秋同学,你同意吗?

## 和麻雀道别

□李国国

一只受伤的麻雀,从墙窟窿里挣扎到窗台上,怎么受伤的,不得而知。

它的双腿,已经不足以支撑体重,无奈地趴在那里;昂起的小脑袋上,一双圆圆的眼睛充满了绝望。鲜血,从凌乱的羽毛中渗出来;腿上也有伤,不知骨折了没有。

弱小的生命,总值得人怜悯和同情,我找来了双氧水,涂到了它的伤口处;又找来一点纱布,把它的腿简单包扎了一下。麻雀并不领情,带着侥幸和恐惧,努力挣扎。

邻居家的猫常来光顾,把它丢弃在窗台上太危险了。我找了一个废弃的鸟笼,用清水冲洗干净,里面放些米粒、清水,还有虫子,终于放下心来。

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些,因为有事,就开车出去了,第二天才回来。第一件事,我赶快过去看看鸟笼,经过这次劫难,不知那可怜的麻雀能不能活下来。

见到有人来了,小麻雀在笼子里马上活蹦乱跳起来。没想到,这可爱的小精灵,竟然恢复得这么快。我看看笼子里,虫子早被吃完了,米粒也消失

了不少;清水呢?洒得笼子里到处都是,大部分是它的杰作。

我提着鸟笼,到了院子里,挂在了一截短短的树枝上。小麻雀依旧害怕,蹦着、叫着、冲撞着笼子,一心想出去。

把它放生吧,我想,当初仅仅为了救它,没有一点伤害它的意思,做好事何不做到底呢!况且,自己对养鸟也没有兴趣,更没有经验,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将会前功尽弃。

我打开鸟笼,想让它自个儿飞走。麻雀害怕极了,躲在笼子里一个角落里,有些颤抖。

没办法,我把手伸进笼子里,用手指推了它一下。受到推动,小麻雀仅仅移动了一点,依旧蜷缩在那里。

我走了几步,想让它自个儿离开。小麻雀终于站立起

来,警觉地看看四周,下意识地想逃走,一时慌乱,竟然找不到笼子的出口。

既然这样,我就过来,伸手抓住小麻雀,把它从笼子里拿出来。小麻雀挣扎着、叫着,极力想从我的手里挣脱。

我赶快松开手,让麻雀站在手掌上。就那么一眨眼的工夫,它直起身子,展开翅膀,用脚一蹬我的手掌,飞起来了。

小麻雀飞起来,有点慌不择道,擦着我的脸,翅膀几乎触到我的眼睛上,“扑棱棱”升起。还好,刚到了我的头顶,它就清醒过来,转了一个弯,飞到了前面的树枝上。

它回过头来,挪挪脚,活动活动身子,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。我忍不住向前走了两步,想和它道别。

见我靠近了,小麻雀警



觉地看着我,继而跳到一根更远的树枝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似乎喊着让我离远点。我看着小麻雀,眼睛里满是温情,接着做了一个摆手的手势,示意它可以放心走了。

看样子,小麻雀不懂我的手语,又跳到一根更高的树枝上,还用叶片掩去了多半身子,一如既往地放心地看着

我。也就在此时,有两只麻雀从别的树上飞过来,是不是它的家庭成员,也不知道,最后,它们三个混在一起,叫着,交流着。我再也分不出哪只是我救下的麻雀了,带着遗憾,不忍看去。

三只麻雀都飞走了。我心里有点失落,更多的是满足:当初救它的时候,就没有想到所谓的回报。